

十二

四編卷四十三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

一班齷齪堂構相承

話說小兔子去了三四天。賈制台單說是憲台表老爺蕭某人。單說是憲台表老爺蕭某人。趁了輪船路過卑境。停船的時候。上包裏裡的銀子。被扒兒手悉包裏裡的銀子。被扒兒手悉數扒去。現在住在敝署。不能前進。請報插入小兒原來小兔子自報插入小兒原來小兔子自報插入小兒上了輪船。東張西望。並不照顧。自報插入小兒原來小兔子自報插入小兒原來小兔子自報插入小兒找衣服穿。一摸銀子沒有了。立刻賊賊捉不到。就哭着要船上賊賊捉不到。就哭着要船上茶房賠他。一會又說要上岸去告狀。着輪船還未離岸。馬上動着輪船還未離岸。馬上動手。把他的行李送到岸上。由他去告狀。他問了問。曉得靠船地方。曉得靠船地方。是蕪州該管。忙坐了一輛小車子。奔到這州官姓區號奉仁。一聽今這州官姓區號奉仁。一聽是制台的表弟。便也不敢怠慢。立刻請他到衙門裏來。住一面稟明制台。請示辦理。要個結上單後面又說這銀子是在輪船上失去的。輪船自有洋人該管。卑職並無治外法權。還求大人詳察他的意思。以為着此一筆。這事便不與他相干。無非欲脫自己的干係。誰知制台看了這兩句。心上不自在。便道。不管他岸上水裏。總是他蕪州該管。少了東西。就得問他要。我的親戚他們尚且如此。別的小民。更不用說了。說罷。便下了一個札子。將蕪州區牧嚴行申飭。說他捕

務廢弛限三天人贓並獲逾限不獲定行撤委區奉仁接到此信無奈只得來同小兔子商量私底下答應小兔子。凡是此番失去的銀子都歸他賠。何不多額外又送了二十四兩銀子的程儀。一個大竹扛了他又另外替他寫了船票打發一个家人兩個練勇送他回籍一面自己上省稟見制台面陳此事。這位區知州是晚上上了火就趕着過江的到了省裡恐怕制台記掛表弟立刻上院稟見。幸虧賈制台是个起居無節的三四更天一樣會客巡捕號房曉得他的脾氣便也不敢回家。大家輪班在院上伺候。雖是三更半夜轅門裏頭仍舊熱鬧得狠。區奉仁走到官廳一看已經有个人在那裡了。這個人歪在首縣一向坐慣的一張坑上低著頭打盹。有人走過他的面前他也不曾覺得。這裡官廳子共是三間。廠間只點了一枝指頭細的蠟燭照得滿屋三間仍是黑沈沈的。看得不十分清楚。陰氣逼人區奉仁是久在外任省城裏這些同寅素來隔膜。初進來時見那人坐著不動便也懶得上前招呼。此時正是十月天氣忽然起了一陣北風吹得門窗戶扇喀哩嘩喇的響。蠟燭火被風一閃早已蠟油直瀉下來一支蠟燭便已賸得無幾了。區奉仁此時也覺得陰氣凜凜寒毛直豎。平時紅綰被裏放衙此時深夜上院陰風刺骨也真難為他正想叫管家取件衣服來穿尚未開口只見坑上那个打盹的人忽然啊喲一聲從坑上下來站著伸了一个懶腰仍就歪下却不知從那里拖到一件又破又舊的一口鐘圍在身上擁抱而卧一雙脚露在外頭却是穿了一雙靴子。人即鬼即不定區奉仁看了甚是疑心既不曉得他是个甚麼人倘若是个官何以並無家人伺候却要在這裡睡覺一面尋思一面看錶他初

進來的時候。是十一點三刻。此時是三點一刻。正在看錶。忽然聽見窗戶外面。一班差人轎夫。蹲在那里。嘴裡不住的噓哩噓哩的響。好像吃麵條子似的。與鳴鬼區奉仁聽得清切。便想此時也不早了。肚裏也有些餓了。我何不叫他們也買一碗吃了。吃燕窩席上的麵條子。倒想一來可以充飢。二來可以抵當寒氣。主意打定。便想推出門去叫。誰知外面風大得很。尖風削面。猶如刀子割的一般。尚未開口。管家們早已瞧見。趕了進來。動問老爺有何使喚。區奉仁連忙縮了回來。仍就坐下。喘息稍定。便把買麵的話說了。管家道。三更半夜。那裡有賣麵的。他們一般人是凍的在那里噓哩噓哩的喘氣。並不是吃麵。老爺想是聽錯了。老爺要吃麵。等小人出去到轅門外面去買了來。區奉仁點點頭。管家自去買麵。停了好半天。只買得一碗稀粥。此時薄燕窩粥還說。是天將四鼓。麵是沒有的了。區奉仁只得罷休。吃過了粥。登時身上有了熱氣。就要名貴。問上頭為什麼還不請見。管家回道。聽說同首府說話哩。首府從掌燈就進來。一直跑進簽押房。大人留着吃晚飯。談字談畫。一直談到如今。還沒有談完。耐煩與他細談。倒是一好性子。江漢關道從白天兩點鐘到這裡。都沒有見着哩。索性如潘臺之來去自由。這位大人。只有同首府說得來。有些司道都不如他。區奉仁道。首府本來同制台是把兄弟。管家道。聽說現在又拜了門。拜制台做老師。不認把兄弟了。沈淮一氣應該通武昌省城。只有他可以進得內簽押房。別人只好在外頭老等。區奉仁道。照這樣子。可曉得他幾時纔見。管家道。小的進來就問過號房。馬上就見。亦說不定。十天半個月亦說不定。就此忘記了。不見也說不定。區奉仁道。我是有缺的人。見他一面。把話說過。

了。我就要回去的。被他如此耽誤下來也好。子管家道。這話難說。不是為此。怎麼這官廳子上。一個個都怨聲載道呢。主僕二人正講得高興。忽見坑上圍着一口鐘。睡覺的那個人。一頭一腦。爬起。一手揉眼睛。一手拿一口鐘。推在一邊。又拿兩手拱了一拱。說道。老同寅。放肆了。主僕二人。聽了。被他。你閣下纔來了一霎工夫。已經等的。不耐煩。兄弟到這裡。不差有一個月了。區奉仁。一聽。這話。大為錯愕。忙站起來。請教貴姓台甫。那人便亦起身相迎。回稱姓瞿。號耐菴。至此姓。名。後。今。請。者。區奉仁。一聽。這瞿耐菴三字。很熟。想了一回。想不起來。原來這瞿耐菴。自從到了。與國州前任。因為同他。不對。前任帳房。又因需索不遂。就把歷任移交的帳簿子。一齊改了。給他。譬如素來。孝敬。上司。一百兩銀子的。他簿子上。却是改做一百元。應該一百元的。都改做五十元。無論瞿耐菴的。太太如何精明。如何在行。見了這個簿子。總信以為真。決不疑心。是假造的。的。要。給。你。如何。精明。也。誰知。這可。上了。當。了。送一處。碰一處。送兩處。碰兩處。連他自己。還不明白。所以。然。已。經。得罪。的人。不少。了。肯。奉。聞。令。如。罪。人。也。不。你。道。前任。帳房。的。心。思。可。惡。不。可。惡。好。無。好。放。只。取。起。初。端。制。台。在。湖。北。了。姑。爺。戴。世。昌。腰。把。子。挺。得。起。說。得。動。話。瞿耐菴。靠着。他的。虛。心。有些。上。司。曉。得。他的。來。歷。大。眾。看。制。台。分。上。都。不。來。同。他。計。較。所以。孝。敬。上。司。的。數。目。就。是。少。些。還。不。覺。得。不。料。端。制。台。一朝。調。離。了。姑。爺。尚。且。失。勢。他。這。個。假。外。孫。婿。更。說。不。着。了。可。別。山。賈。制。台。初。署。督。篆。就。有。人。說。他。壞。話。起。先。賈。制。台。還。看。前。任。的。面。子。不。肯。拿。他。即。時。撤。任。後。來。說。他。壞。話。人。多。了。又。把。他。在。任。上。聽。斷。如。何。糊。塗。太。太。如。何。要。錢。一。齊。掀。了。出。來。取。了。錢。就。以。

銷骨可齊巧本府上省賈制台問到首府。首府又替他下了一副藥。因此纔拿他撤任。撤任回
省。接連上了三天。轉門制台都沒有見他。後來因為要甄別一票人。忽然想着了他。平空裡忽
然傳見。瞿耐菴聞命之後。忙得什麼似的。也沒有坐轎子。就赶到制台衙門裏來。來傳的人是
十二點一刻。到他公館。瞿耐菴沒有吃午飯。不到十二點三刻。就赶到轉門。走進官廳。一直坐
了老等。誰知左等也不見。請右等也不見。請想要回去。又不敢回去。肚裏餓得難過。只好買些
點心充飢。平時餐飯。饑饉至此。看看天黑下來。找到一個素來認得的巡捕。托他請示。巡捕道。
他老人家的脾氣。你還不知道麼。誰敢上去替你回他。一天不見你。就得等一天。他十天不見
你就得等十天。他一個月不見你。就得等一個月。他什麼時候要見你。無論三更半夜。天明雞
叫。你都得在這裡伺候着。倘若走了。不在這裡。他發起脾氣來。那可不是玩的。見又不敢走也。教
他他歷盡艱難。原來這巡捕當初也因少拿了瞿耐菴的錢。心上亦很不舒服。他樂得拿話嚇他。
叫他心上難過。難過。瞿耐菴本來是個沒有志氣的。同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又加太太威
風一倒。沒了仗腰的人。聽了巡捕的話。早嚇得魂不附體。只得諾諾連聲。退回官廳。子上靜等。
那知等到半夜裏。邊還沒有傳見。這一夜竟是坐了一夜。一直未曾合眼。等到第二天。天明。就
在官廳子上洗臉吃點心。停了一刻。上衙門的人都來了。官廳子上人都擠滿。等到制台傳見
了幾個。其餘通統散去。又只剩得他一個。仍舊不敢回家。只得又叫管家到公館裏搬了茶飯
來吃。這日又等了一天。還沒請見。如教廣折罪。又去請教巡捕。巡捕生氣說道。你這人好麻煩。同

你說過大人的脾氣是不好打發的。既然來了走不得。怎麼還是問不完。也教你看瞿耐菴嚇的不敢出氣。仍回到官廳上。這夜不比昨夜了。因為昨夜一夜未曾合眼。身子疲倦得很。偶然往炕上躺躺。誰知一躺就躺着了。這一覺好睡。一直睡到第二天出太陽纔醒。風餐露宿。接着又有人來上院。他碰見熟人。也就招呼。好像是特地穿了衣帽。專門在官廳子上陪客似的。倒見官場一霎時各官散去。他仍舊從公館裏搬了茶飯來吃。只因其時天氣尚不十分寒冷。所以穿了一件袍套。還熬得住。如是者又過了幾天。一直不回公館。太太生了疑心。說老爺不要又是到漢口被什麼女人迷住了。所以不回來。偷偷的自己過江探問。無意之中。又打聽到前次率領家人去打的那個人家的確是老爺討的小老婆。那女人名喚愛珠。本是漢口窑子裏的人。當時不知道怎樣被夏口廳馬老爺一個鬼串。竟被他蒙住了。後來瞿耐菴到任。很寄過幾百銀子。給這女人。不過瞿耐菴慎內得很。一直不敢接他上任。金屋藏嬌。豈是那愛珠又是堂子裏出身。楊花水性。幸虧馬老爺顧朋友說道。倘若照此胡鬧下去。終究不是個了局。就寫了一封信給瞿耐菴。說愛珠如何不好。恐怕將來為盛名之累。已經替你打發了。有見識。有得乾瞿耐菴得信之後。無可如何。只索丟開這個念頭。不是朋友。仗義。如今這事。全盤被太太訪聞。始而不禁大怒。既而曉得人已打發。方纔把氣平下。漢口找不到老爺。於是過江回省。怕家人說的話靠不住。又叫自己貼身老媽。摸到制台衙門。州縣官廳上。瞧了一瞧。果然老爺一個人坐在那裡。方始放心。天天派了人送飯送衣服給老爺。過了幾天。又因天氣冷了。夜裡

實實熬不住被頭禿子無處安放只送了一件一口鐘又一條洋毯以為夜間禦寒之用。謝寒閑話少叙且說當時區奉仁拿他端詳了一回方纔想起從前有人提過他是前任制台的寄外孫婿聞名不如見面怎麼今天也會弄到這個樣子。世路變遷人生感便大畧的問了一問瞿耐菴是老實人就一五一十的把從前如何得缺後來如何撤任回省上轅門制台如何不見如今平空的傳見及至來了一等等的傳見以及巡捕又不准他走的話詳述一遍區奉仁聽了一面替他歎息一面又自己擔心。惺惺惜惺惺不覺皺緊眉頭說道吾兄在省候補是個賦閑的人有這閑工夫等他兄弟是實缺人員地方上有公事怎麼就耽擱得許久呢。不對此也說瞿耐菴道你要不來便罷既然來了少不得就要等他我正苦沒有人作伴如今好了有了你老哥我們空著無事談談兄弟倒着實可以領教了。設此位以待區奉仁道不要取笑他不見終久不是個事兄弟這盪上省只帶了中毛衣服來大毛的都沒帶原想就好回任的如今被你老哥這一說兄弟還要派人回蘄州去拿衣服哩瞿耐菴道今兒這個樣子大約是不會傳見的了你把補褂脫去也到這坑上來睡一回兒就是不睡着我們躺着談心。不相似何處夜深了天氣冷兩個人睡在這坑上總比外面好些我這里有一條洋毯你拿去蓋蓋脚。同病相連我這里有一口鐘也可以無須這個了起先區奉仁還同他客氣不肯上坑來睡後來聽聽裡面杳無消息夜靜天寒窻戶又是破碎的一陣陣的涼風吹了進來實在有些熬不住了瞿耐菴又催了三回方纔上坑睡的。罪豈惟辱沒你的兩個人就拿了一個坑枕

作枕頭睡下之後。瞿耐菴又同他說不瞞老哥說。這三間屋裏。上面有幾根椽子。每根椽子裏有幾塊磚頭。地下有幾塊方磚。其中有幾塊整的。幾塊破的。兄弟肚子裡有一本帳。早把他記得清清楚楚了。寫得淋瀝區奉仁聽他說得奇怪。忙問所以。瞿耐菴方同他說。兄弟要見不得見。天天在這裡替他們看守老營。別人走了。單騰兄弟一個。空著沒有事做。又沒有人談天。我只好在這裡數磚頭了。昔日任意作威作福。區奉仁聞言。甚為漢息。瞿耐菴又說。我們睡一會罷。停刻天亮。又有人來上衙門。一耽誤。又是半天哩。却好區奉仁也有些倦意。便亦朦朧睡去。次日起來。纔穿好衣服。趕早上衙門的人。已經來了。他倆是日又等了一天。仍未傳見。這夜又在官廳上蓋著洋毯。睡了一夜。到了第三天。區奉仁熬不住了。幸虧他是現任。平時制台衙門裡照例規矩。並沒有錯人緣。亦還好。便找着制台的一個門口。化上一千兩銀子。托他疎通。雖有錢到底排那人拍胸脯說。各事都在他的身上。齊巧這天有人稟見巡捕。替他把手本一塊兒遞了上去。賈制台叫請進去的時候。惟恐大人見怪。兩手捏著一把汗。及至見了面。制台接排問話。問到他只說得兩三句。第一句是你幾時來的。區奉仁恭恭敬敬回了聲。卑職前天就來了。上頭又說長江一帶。剪絡賊多得很。啊。輪船到的時候。總得多派幾個人彈壓。彈壓纔好。區奉仁答應了兩聲。是制台馬上端茶送客。區奉仁方纔把心放下。在福何常兄等。到站了起來。又重新請一個安。說大人如無什麼吩咐。卑職稟辭。今天晚上就打算回去。賈制台點點頭道。你趕緊回去罷。說罷。把一千人送到宅門。一呵腰。制台進去。險啊。錢手然後區奉仁又去上藩臬

兩司衙門。從司道衙門裏下來。回到寓處。收拾行李。剛要起身。忽見執帖門上。拿着手本上來。回稱新選蘄州吏目。隨太爺特來稟見。區奉仁一看手本上。寫藍翎五品頂帶。新選蘄州吏目。隨鳳占一行小字。便道。我馬上就要出城。趕過江的。那裡還有工夫會他。執帖門道。自從老爺一到這裡。纔去上制台衙門。不曉得他怎樣打聽著的。當天就奔了來。老爺一直沒回家。他就一連跑了好幾遍。他說老爺是他親臨上司。應得天天到這裡來伺候的。幾句話。揣摩純區奉仁聽他說話。還恭順。便說了聲。請執帖門出去。一霎時。只見隨鳳占隨太爺。戴着五品翎頂。外面一樣是補褂朝珠。因為第一次見面。照例穿著蟒袍。未曾進門。先把馬蹄袖放下來。一進門。只見他把兩隻手往後一攔。恭恭敬敬。走到當中跪下。磕了三個頭。起來請了一個安。跟手從袖簫管裡。拿履歷掏了出來。雙手奉上。又請了一個安。官場禮節。熱極而流。此番區奉仁見下屬。不比見制台了。大模大樣的。回禮起來。收了履歷。隨鳳占替他請安。他只拿隻右手往前一豎。把腰呵了呵。就寔已經還禮了。當下分賓坐下。區奉仁大約把履歷翻了一翻。因為認得的字有限。也就不往下看了。此也可。惜翻完了履歷。便問老兄貴處是山東。隨鳳占道。卑職是安徽廬州府人。區奉仁詫異道。怎麼履歷上說是山東呢。再翻出來一看。纔知道他是山東賑捐局捐的官。原來錯看到隔壁第二行去了。言下大悟。還算自覺沒趣。只得搭起着問了幾句。你是幾時來的。幾時去上任。隨鳳占一一回答了。立刻端茶送客。也同制台送下屬一樣。送了一半路。一呵腰進去了。隨鳳占又趕到城外。照例稟選區奉仁。自去回任不題。單說隨鳳占稟到了。

十幾天未見藩台。挂牌是新任。他心上發急。因為同武昌府有些淵源。便天天到府裡覓見頭一次。首府還單請他進去談了兩句。答應他吹噓。赴任官也以後就隨着大眾站班見了。有天首府見了藩台。順便替他求了一求。藩台答應。首府回來看見站班的那些佐雜當中。隨鳳占也在其內。進了宅門。就叫號房請趙太爺進來。號房傳話出去。隨鳳占馬上滿面春風。賽如臉上裝金的一樣。一手整帽子。一手提衣服。跟着號房進去。見面之後。首府無非拿藩台應允的話。述了一遍。有此數句。極隨鳳占請安。謝過栽培。首府見無甚說得。也只好照例送客。等到隨鳳占出來之後。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一齊趕上前來。拿他圍住了。問他太尊傳見什麼事情。隨鳳占得意洋洋的。還不肯說真話。只說有兩個差使。太尊叫我。我不高興去。太尊叫我保舉幾個人。我一時肚皮裏沒有人答應。明天給他回音。招搖撞騙。此大眾一聽。首府有什麼差使。於是一齊攢聚過來。足足有二三十個。竟把隨鳳占圍在垓心。好在一班都是佐雜。太爺人到窮了。志氣就沒有了。什麼怪像都做得出。狗子還要賤此其時正在隆冬。天氣有的穿件單外褂。有的竟其還是紗的。個個都釘着黃線織的補子。有些黃線都已宕了下來。腳下的靴子多是尖頭上長了一對眼睛。有兩個穿着抓地虎。還算是好的。列至於頭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絨的也有。都是破舊不堪。間或有一兩頂皮的。也是光板子。沒有毛的了。窮候補與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裏。都一个个凍的紅眼睛。紅鼻子。還有些一把鬍子的人。眼淚鼻涕。從鬍子上直掛下來。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裏揩抹。如繪如如今聽說首府叫隨鳳

占保舉人便認定了隨鳳占一定有什麼大來頭了。一齊圍住了他。請問貴姓台甫。當中有一個稍些漂亮些的。親自走到大堂暖閣後面一看。瞥見有個萬民傘的傘架子在那裏。他就搬了出來。靠牆擺好。請他坐下談天。隨鳳占看看沒有板凳。難拂他的美意。只得同他坐下。也請教他的名姓。那人自稱姓申號守堯。是個府經班子。二十四歲上就出來候補。今年六十八歲了。先捐了個典史。在河南等過幾年。分在衛輝府當差。有年派了個保甲差使。晚上帶了巡勇出門查夜。有一個吃酒醉的人。攔住當路罵人。被他碰見了。彼時少年氣盛。拉下來就五十板。應該打的。等到打完了。那人纔說我是監生。捐了監的人。不革功名。是打不得屁股的。當時無法。只得拿他開釋。誰知第二天通城的監生老爺都來不答應。他說他擅責有功名的人。聲稱要到府裡去告他。每每動眾挾制足見小他就此一嚇。捲捲行李逃走了。後來還是那個捱打的人。恐怕開出來於自己面子不好看。私自出來求人勸。大眾不要問了。這纔罷休。後來本府也曉得了。明知他是畏罪而逃。樂得把差使委派別人。地方上少掉一個試典史。是不打緊的。倒也沒有人追究。逃官與逃犯何他開了這個亂子。河南不能再去。齊巧他兄弟一輩子當中當初有個捐巡檢的。後來這人死了。他頂了這巡檢名字。冒名頂替佐雜化幾個錢。捐免驗看。一直到湖北候補。正碰著官運亨通。那年修理堤工。案內得了一個異常勞績。保舉免補本班。以府經補用。經已屬不易年代隔得遠了。他自己也常常拿從前的事情。告訴別人。以鳴得意。還說什麼你們不要瞧我不起。雖然是官卑職小。監生老爺都被我打過的人家。聽慣了。都

當他有些痰氣。沒有人去理會他。此時同隨鳳占拉攏上了。便嘻開了一張鬚子嘴。同隨鳳占
 一並排坐在傘架子上。扳談起來。隨鳳占難却他這番美意。只得同他坐在一塊兒談天。究竟
 佐雜太爺們。眼眶子淺。見申守堯同隨鳳占如此親熱。以為他二人一定又有什麼淵源。看來
 太尊所說的什麼差使。論不定就要被申某奪去了。多得不信以為真。於是有些不看風色的人。
 偏偏跟了他二人。到暖閣後面。聽他二人講話。又有些醋心重的人。一旁咕嚕說道。人家好
 有門路。巴結得上紅差使。不要說起是一樁事情。掄不到我們頭上。就是有十樁八樁。也早被
 手長的人搶了去了。我們何必在這裏礙人家的眼。還是走開省得結一重怨。抱一重怨。又有此種
 話。又有些人說道。我偏不服氣。我定要在這裏聽他們說些什麼。有什麼瞞人事情。要這樣鬼
 鬼祟祟的。一千人正在言三語四。刺刺不休。忽見斜刺裏走過一個少年。穿着一身半新的袍
 套。向一個老頭子。深深一揖。道。梅翁老伯。常遠不見了。小姪昨天回來。就到公館裡請安。還是
 老伯母親自出來開門的。一定要小姪裡頭坐。小姪一問老伯不在家。看見老伯母。還只穿了
 一件單褂子。頭也沒梳。正在那裡燒水煮飯。所以小姪也就出來了。煮飯還其內助之賢。今
 日湊巧老伯在這裡。正想同老伯談談。又聽那老頭子道。失迎得很。兄弟家裡也沒得個客坐。
 偶然有個客氣些的人來了。兄弟都是叫內人到門外街上擷一刻兒。好讓客人到房裡來。在
 床上坐坐。連吃煙連睡覺。連會客都是這一張床。老兄來了。兄弟不在家。裏讀得很。如聽不
 他如何。又聽那少年道。老伯。小姪是自家入。說那裡話來。又聽老頭子道。老兄這邊差使想
 貼出來。

還得意少年道小姪記着老伯的教訓該同人家爭的地方一點沒有放鬆所以這還差使雖
苦除用之外也賺到八塊洋錢意之極老頭子道你已經吃了虧了到底你們年紀輕是沒有
什麼用頭的少年聽了不服氣說道銀錢大事再比小姪年紀輕的人他也會了是丁卯是卯
的況且我們出來為的是那一項豈有不同人家要白睜着眼吃人家虧的道理說來可笑老
頭子道你且不要不服氣你走了幾個地方少年道我的札子一共是五處地方走了半個多
月纔走完的老頭子說你又來五個地方只賺得八塊洋錢好算多不信一處地方連着兩三
塊錢都不要送如今合算起來每處祇送得一塊六角錢我們是老邁無能了終年是掄不到
一個紅點子像你們年輕的人差使到了手了又如此的事負那差使這纔真正可惜哩又是
又是少年道依你老伯怎麼樣老頭子道叫我至少一處三隻大洋三五一十五塊錢總得賺
的肉痛少年道人家送出來何嘗不是三塊四塊但是自家也要用幾文人家送了這筆洋錢來力
錢總得開銷人兩個手頭鬆慣老頭子把嘴一披道你問你太爺要賞他們他們跟慣州縣
大老爺的人那個腰裡不是袋飽的就稀罕你這幾角洋錢叫我老老面皮來的人請他坐
下倒碗茶讓他吃同他們謙恭些是不犯本錢的至於力錢抹抹臉我亦不同他們客氣了人
家見我如此待他就是我拿出來他亦不好意思收了所以這筆錢我就樂得省下自己亦好
多用兩天如老年確有至於你說什麼零用却是沒有底的倘若要闊一天有多少都用得完
但是貪圖舒服也很可不必再出來當這個差使了苦之談老頭子只管絮絮叨叨不住少

年聽了甚不耐煩。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齊巧隨鳳占同申守堯在暖閣後面談了一回也走了出來。申

守堯是認得那兩個人的。便問少年道：「你同梅翁談些什麼？」少年正待開口，却被老頭子搶著

說了一遍：「無非是怪少年不知甘苦，不會弄錢的一派話。」少年聽了不服氣，又同他爭論。申守

堯便從中解勸道：「這話怪不得梅翁要說你老兄派的幾處地方，總還在上中字號裡頭。他們

現任大老爺一年兩三萬的往腰裡拿，我們面上他就是多應酬幾文，也不過水牛身上拔一

根毛。所以兄弟也是出差，每到一處，等他們把照例的送了出來，我一定要客氣同他們推上

兩推，並不說嫌少不收。我只說彼此至好，這個斷斷乎不敢當的。不過在省城裏候補了多少

年光景，實在不好。現在情願寫借票，商借幾文，如此說法，他們總得加你幾文，有些客氣的借

的數目，比送的數目還多。生財之道少年道：「開口問人家借，借多少呢？」申守堯道：「這也沒有

一定，總而言之，開口出去，伸出手去，不會落空就是了。落得多，撈得少少年道：「到底這借票還寫不

寫呢？」終究是少年人欠開歷申守堯道：「你這人又呆了。錢既到手，抹抹臉皮，還有什麼筆據給人家？倘若

一處處都寫起來，要是一年出上三盞差，至少也寫得二十來張借票。這筆帳今輩子還得清

嗎？不過是一句好看話罷了。況且幾塊錢的小事，就是寫票據，人家也不肯接手的。倒不如太

大方，方說聲多謝，彼此了事。老奸奇猾肯實說三個人正說得高興，不提防隨鳳占站在旁邊

一齊聽得明明白白，便插口說道：「守翁的話呢，固然不錯，然而也要鑒貌辨色。隨風駛船，這當

中並沒有什麼一定的。賺錢高，手一個眾人見他一旁插口，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不覺都楞在那裡。

申守堯便替他拉扯朝着一老一少說。這位是新選新州右堂姓隨官印叫鳳占。官道得意得很。不日就要到任的。而且是老成練達。真要算我們佐雜班中出色人員了。此豈敢終要算一老一少聽了。連忙作揖。極道仰慕之忱。申守堯又替二人通報姓名。指着年老的道。這位姓秦號梅士同。兄弟同班。都是府經。又指年少的道。這位學槐兄。今年秋天纔驗看。同太尊第二位少奶奶娘家沾一點親。極蒙太尊照拂到省。不到半年。已經委過好幾個差使了。到底底是沾隨鳳占亦連稱久仰。又道。恰恰聽見諸公高論。甚是佩服。秦梅士道。見笑得很。像你老兄。指日就要到任的。比起我們這些終年聽鼓的。到底兩樣。之義極其隨鳳占道。豈敢豈敢。不過兄弟自從出來做官。一直是捐了花樣補的實缺。從沒有在省城裡候補過一天。不過這裡頭的經濟。從前常常聽見先君題起。所以其中奧妙也還曉得一二。學淵源眾人忙問老伯大人從前一向那裡得意。隨鳳占道。兄弟家裡自從先祖就在山東做官。先祖見背之後。先君也就驗看到省。一直是在山左的。等到兄弟却是一直選了出來。僕倖沒有受過這苦。雖然都是佐班兄弟家裡也總算得三代做官了。總算得三代做官了眾人道。有你老哥這般大才。真要算得犂牛之子跨竈之兒了。但是老伯從前是什麼一個訣竅。可否見示一二。虛心請教申守堯道。你們不要吵。且聽他說。老成人的見解。一定是不同的。他不得一贊使隨鳳占道。先君從前在山東聽鼓的時候。有年奉首府的札子。叫老人家到各屬去查一件什麼事情。先君到了第二縣。我還記得明明白白的是長清縣。這長清在山東省裡也算一個上中缺。這位縣大爺又同先君稍為有些淵源。到了長

清見面之後他就留先君到衙門裏去住。先君一想住店總得化錢有得省樂得省就把鋪蓋往衙門裡一搬橫豎衙門裏空房子多得很。窮時候補這的打算必有先君住的那間屋子就在帳房的緊隔壁當時住了下來。本官又打發門上來招呼說請太爺同帳房一塊兒吃飯衙門裏大廚房的菜是不能進嘴的。帳房師爺要好又特地添了兩樣菜。總算省東二個十二分要好先君吃着到也很舒服誰知住了一夜第二天本官就下鄉相驗去了。離城一百多里路來回總得三四天臨走的時候還同先君說老兄不妨在這裏多盤桓幾天倘若要緊動身一切我已交代過帳房了。分先君以為他已經交代過帳房總不會錯的。第三天先君覺着住在那兒白擾人家沒有味兒就同帳房商量說要就走的話帳房答應了。先君先回到屋裡收拾行李停了一會帳房就叫人送過兩吊京錢來說太爺的差費。所缺先君此來本想他多送兩個的等到兩吊錢一送出來氣的話都說不出申守堯道兩吊錢還比兩塊錢多些現在一塊洋錢只換得八百有零隨鳳占道呀呀呼我的太爺北邊用的小錢五百錢算一吊一個算兩個兩吊只有一千文合起洋錢來還不到一元三角申守堯道那亦太少了隨鳳占道就是這句話了所以當時先君見了着實動氣就同送錢來的人說我同你家大老爺的交情並不在錢上頭這個斷斷乎不好收的。此是平常話要爭那人聽了先君的話先還不肯拿回去後來見先君執定不收纔拿了的帳房就在隔壁是聽得見的那人過去把先君的話述了一遍只聽得帳房半天不說話歇了一回纔說道兩吊不肯只好再加一吊這錢又不是我的我也不便拿東家的錢亂做好